

增廣智惠表補

高夢龍音編

第七冊

進學書局校印

卷之

第

十

卷

之

十

卷

之

十

兵智部制勝卷二十二

危事無恒方隨病設躁或勝寒靜或勝熱動于九天入于九淵風雨在手百戰無前集制
勝

孫臏二條

孫子同齊使之齊。客田忌所。忌素與齊諸公子逐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乃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于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嘗言。自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出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來吾弱。奔逐不過數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蓋用孫子之術。○宋高宗問吳璘以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亦曰。此孫臏駟馬之法。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以刑餘辭。乃將田忌。而孫子為師。居縑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救趙。孫子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搢。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

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盡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敵于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趙奢

秦伐韓，軍于闕與。趙王問廉頗，韓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樂乘，如頗言。及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乃遣奢將而往。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許諾。許歷請就誅。奢曰：胥後令。至邯鄲，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關於之捷是也。許歷智。

士不聞復以戰功顯何哉。於漢廣武君亦然。

李牧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人者。斬。如此數歲。匈奴以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乃復請李牧。牧固稱疾。趙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可奉令。王許之。李牧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然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不敢近邊。

厚其遇。故其報重。蓄其氣。故其發猛。故名將用死士兵之力。往往一試而不再。亦一試而不必再也。今之所謂兵者。除一。二家丁外。率丐而甲。虺而立有者耳。嗚呼。虺也。丐也。又多乎哉。

周亞夫二條

吳楚反。景帝拜周亞夫太尉擊之。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吳士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入于穀。龜阨。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穀。龜間。果得伏兵。

太尉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急。梁請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安。吳不肯往。梁王上書。自言。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絕吳楚。後吳兵求戰不得。餓而走。太尉出精兵擊破之。

吳王之初發也。其大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若籍人兵。亦且反。王於是。吳王不許。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單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咸陽。武庫。食廩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老將皆言此。少年推鋒可耳。安知大慮。吳王于是亦不許。假令二計得行。亞夫未遽得志也。亞夫之功。涉與吳主分半。而後世第功亞夫。竟無理。田桓二將軍之言者。悲夫。○李牧。周亞夫。皆不萬全。

不戰者。故一戰而功成。趙括以輕戰而敗。夫差以累戰而敗。君知不可戰而不禁之。子玉之敗是也。將知不可戰而迫使之。楊無敵之敗是也。

周訪

賊帥杜曾屢敗官兵。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改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嗣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嗣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嗣號哭復戰。自日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響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饒勇善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出不意。又擊破之。獲曾。

先委之以兩甄。以蔽其力。以驕其氣。卒然乘之。乃可奏功。然兵非素有節制。兩甄先不為盡力矣。

陸遜

陸抗

昭烈率眾伐吳自巫峽至夷陵連營七百餘里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平地立營以挑戰吳諸將皆欲擊之陸遜不許曰此必有議堅壁良久昭烈知計不行乃引伏兵從谷中出凡八千人遜謂諸將曰所以不聽擊班者正為此也今而後吾知所以破之矣乃勅于暮夜人各持茅一把每間一營輒攻一營同時火舉首尾不能相救於是四十餘營一戰俱破

魏文帝聞昭烈樹柵連營狀顧謂羣臣曰備不知兵必破矣豈有七百里連營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以營軍者必為敵擒此兵忌也後七日而孫權提書至以昭烈之老于行間而識不及曹丕何也豈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乎

昭烈之伐吳符堅之寇晉皆傾國之兵也然昭烈之謀狡故宜靜以待之符堅之氣驕故宜急以挫之狡謀窮則敵困驕氣挫則敵衰所以雖眾無所用之也按淝水之役符融攻

城自引輕騎八千就之朱序乃私于謝石曰若秦兵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敵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逐破也石從之焉

西陵督步闡以城降晉抗聞日夜督兵赴西陵別築嚴圍使內可圍關外可禦寇而不攻城諸將咸諫曰及兵之銳宜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救矣何事于圍而以敵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糧又足其繕修備豫具皆抗所親規攻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無備表裏受敵何以禦之諸將猶不謂然抗欲服眾乃聽令一攻果不利於是備圍始力未幾晉楊肇

帥兵來救。時我軍都督俞贊忽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也。知吾虛實。吾嘗慮此。兵素
不管練。若敵來攻。必先此處。是夜易夷民而悉以舊將統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
擊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鳴鼓發喊。若將攻者。肇大潰。引去。遂西復陵。誅
闡。

陸遜陸抗是父是子。

鄧艾

鄧艾與郭淮合兵。以拒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
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少。法
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吾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
六十里。艾夜即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破。

唐太宗三條

唐兵圍洛陽。夏主建德率眾來援。諸將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
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問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
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若縱之至此。

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皆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從之繇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按是時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從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薄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是也夫此特孫子舊策婦人猶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敗死何哉

謀告夏主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世民乃北齊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率眾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器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曰可擊矣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陣方戰世民又率史大柰等卷旆而入出于陣後陳唐旗幟夏兵見之驚潰

秦王世民至高塘薛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

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賞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師旋馳臨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實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民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摠虛弱。仁杲破胆。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

李靖

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同河間王孝恭安輯。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援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江嶺之外。

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一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彼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趨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拔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按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按兵見舟艦。果疑不進。

朱雋

黃巾賊黨韓忠以十萬人據宛。詔朱雋以八千人討之。雋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率眾赴西南。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子城。惶懼乞降。時司馬張超等議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長逆萌。非長計急攻之不克。雋乃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周圍。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

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果出，因擊大破之。

耿弇

張步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而諸郡合萬人守臨淄，相距四十里。耿弇進軍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大實易取，乃下令。後五日攻西安，藍聞日夜警備。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及旦徑趨臨淄。半日拔其城，藍懼棄城走。諸將曰：「勅攻西安，而乃先臨淄，竟并下之，何也？」弇曰：「西安聞吾攻，必嚴守，具臨淄出不意而至，必自驚擾，攻之必立拔。拔臨淄，則西安孤，此擊一而得三也。若先攻西安，頓兵堅城，死傷必多，即拔之，吾深入其地，後乏轉輸，旬月間必自困也。諸將皆服。」

韋叡三條

梁天監四年，王師北伐，命韋叡督軍攻小峴城。既至城中，忽出數百人陣于門外。叡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完，而無故出入于外，此必其驍勁者也。先挫其勁，城一鼓可拔。諸將疑不前，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法不可。』」北也。兵遂進，殊死戰，魏城遂拔。叡進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聞之，汾水可灌牛陽，絳水可灌安邑，乃為之堰。肥水堰城，而魏援兵大至。諸將懼，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而請兵，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初戰不利，諸將議退巢湖。

又議走保三。又獻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妄動者斬。乃取繖扇麾幢樹提下，示無動意。而更築壘于提，以自固。久之，堰水滿，魏救兵無所用，城竟潰。

魏中山王元英以百萬眾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帝遣曹景宗將大兵往救，勅獻帥所部往會之。獻自合肥徑進，時魏兵聲勢甚盛，諸將懼，請緩行。獻曰：鍾離望救甚急，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可緩乎？魏兵深入，已墮吾腹中，勿憂也。不旬日至，遂于景字營前二十里，一夜掘長塹，樹鹿角，截州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驚以為神。英先于邵陽州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獻乃裝大艦，乘淮水暴漲，競發以臨其壘，而令小船載葦蒿灌之。膏油乘風縱火，煙燄障天。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我軍乘勢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兵大潰，元英僅以身免。昌義之得報，不暇語，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時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韋即獻，呂即呂僧虔。蕭者臨川王宏也。

馬燧

馬燧既敗田悅，會救至，悅復振。悅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光弼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軍，數百絕河，載土囊，過水而渡。悅知燧食之，堅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

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匿橋旁。待悅眾盡渡。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眾踰橋。乘風縱火。鼓噪而前。燧令兵士無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為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稍衰。燧將兵奮擊。大敗之。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眾赴水死者不可勝計。

鄭子元

李晟

桓王怒鄭不朝。以諸侯伐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二十五人為伍。五人為偏。縑葛命二拒曰。旓。大將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叱蕃尚結贊兵踰隴岐。李晟選兵三千。使王必伏汧陽旁。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節度。遇中軍。即出奮擊。賊皆披靡。似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免。

犯王不祥。而三國非鄭敵。故先動其左右。以搖之。尚結贊動而狡。小挫未可得志。故專力於中軍。出不意以突之。若鄢陵之戰。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于中軍。三族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以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此又因晉楚力敵而然。故曰知彼知己。兵法何常之有。

劉錡

劉錡

字信叔

赴官東京。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

聞金人敗盟南下。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詢知城中有米萬斛。乃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謂金不可敵。請以精銳遮老樺。順流還江南。錡曰。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故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乃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諜。于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輓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着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即以步兵遠擊。溺河水死者無算。金兵移砦二十里。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

辮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性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奪。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諸將謂官乘方勝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全功俱廢矣。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吾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墮馬。為敵所得。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師子。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朮大喜。即置鴛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繼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適錡遣耿訓請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河上。敵用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溺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饑渴。飲食水草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十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